

185
I246.4
B X

申報

定價大洋五

民國十年

醒世小說



申報晚報行發

警世
小說 恩 德 報 松 竹 社

筆俠編著

天氣非常炎熱

紅日好像火團

窮人奔走汗漣漣

苦掙原來為飯

別看這管秃筆

說難未免太懸

無奈熱的總發喘

自己覺着可憐

白天受完活罪

晚晌去逛公園

神清氣爽非人間

這才意足心滿

高樂已竟完畢

又把小說來編

恩德善報一小傳

就叫警世新篇

我對於是平仄的聲音 向來是不懂

所以我作的西江月 是亂說一氣

好在這是閒篇兒一段

就請怨包涵着看 自們也別多說閑話

這就

開書 話說江西九江府城西葛家鎮

有位葛員外 好行善事 起先家

裏很闊

自從這位善人一接管家裏的事 簡直是窮苦的鄉親們 有

求必應 善人的名聲可是出去啦 家業可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這位葛

常說 家產是祖宗留下的 我要是有福氣的 可以擊受 要是沒

氣 倒許把我折騰壞了 不如我先作點兒善事 還可以多享幾年

所以他是修橋補路 九江府方圓幾百里地 一提葛員外 大人小

恩 德 報

一

246.4
B X

孩子 沒有不知道 沒有不挑大拇指頭 家道是一年不如一年 就有許多至近的親友勸他 可以少週濟人 留着自己養老 葛員外還是不聽 有一天有個左隣 姓高名德 是一個木匠 有幾天沒出去作活去 家裏沒有錢吃飯 就找葛員外去借糧食 偏巧葛員外亦沒糧食 葛員外就叫高德坐在屋裏等着 自己出去到了糧食店裏 借了一斗高糧 給高德五升 打算留五升自己吃 那知道高德剛背着糧食走了 又來了一個借糧食的 葛員外又把這五升給了別人 過了兩天 糧食店裏來要帳 葛員外沒現錢 自己一想 打算要把不住的閑房子賣了 一來是還還零碎帳 二來自己亦得用錢 無奈鎮上沒有闊人兒 誰也不買 要賣給城裏的人 人家全嫌遠 不願意買 當時就有出主意的 說道 你把房子拆了 賣磚瓦木料 城裏倒有人買 葛員外一想 不這麼辦亦沒有法子 只可是拆吧 先拆跨院的北房 把上蓋兒卸了 又拆房山 剛拆下不多的磚來 一看這個牆 敢情是個夾餡兒的 裏頭全是大白元寶 葛員外一看這些東西 偷偷兒又掩蓋上了 又拆

別處的磚瓦 有人一問他 你怎麼不拆這個北房的房山呢 葛員外說
北房山沒有好磚 賣不出錢來 別人亦沒注意 葛員外坐定了一想
這筆銀子可不定是誰留下的，我亦別動 留着教那有福氣的人用吧
他這一犯死心眼兒 限睜一筆大財 他楞不要 守着乾糧挨餓 竟
說這個人的心眼兒 怎麼樣了 閒話少說 却說葛員外把別的磚瓦賣
完 單騰下一個北房山不動 偏巧那年江西鬧水災 那些逃難的人們
逃到九江府城裏去的 教人看着 真是痛心慘目 葛員外看見那個
樣子 自己打算要週濟週濟 無奈又沒有錢 心裏很是爲難 打算再
折騰點兒房子 助助窮人 一想又沒有房子可賣 這天到了跨院兒一
看 還有北房山沒拆 當時想起藏的那個銀子來了 心說這筆銀子
大概這時候就要用他了 過去又摸了摸 一看還是照舊沒動 於是自
己偷偷的運到屋裏去 第二天這就買糧食賑濟貧人 那一帶的貧人
沒有不說葛員外是萬家生佛的 就憑這幾樣兒 可見葛員外的爲人了
有一天葛員外出去到鎮外溜達 正走在鎮外一個坑邊兒上 就見一

個人 就着坑裏的水 在石頭上磨刀 葛員外進前看了看 原來不是別人 正是近鄰高德 高德一看見葛員外 當時亦不磨刀啦 站起來說道 怒這是由那兒來 葛員外說 我這是由家裏出來 爲的是溜達溜達散散心 你這是幹甚麼 高德說 咳 別提了 我這亦是不得已而爲之 於是如彼如此的一說 看書諸君 要問說的是甚麼 作書人是一管筆 不能寫兩家事 請怒慢慢的往下看 原來高德の住家兒離着葛員外不遠 是個木匠 家裏有個媳婦 高德已竟四十多歲 媳婦馬氏才二十多歲 高德長的是又黑又麻 簡直說怎麼醜 他是怎麼一個長像兒 每天要是在本鎮裏頭作活 自然是回家 要是到別處作活去 就得在外頭住下 馬氏一來年青 二來又嫌高德年老 於是就跟街隣雜貨舖的同事周德盛 勾搭上了 兩個人好是在緊挨着 高德不回來 馬氏一暗含着送信 周德盛就跳牆過來 事情作的還是極嚴密 並沒有一個人知道 這天高德一清早起 說是往隣村去做活 晚晌不定回來不回來 馬氏說 你要是完活太晚了 就別回來 現時路

上正鬧的緊 眞要是遇見路劫的 丟了東西錢不要緊 吓一大跳 那是爲甚麼呢 高德說 看吧 要是太晚了 我就不回來了 你要是等的太晚了 亦就別等我啦 你就睡覺吧 高德扛着傢俱走了 高氏一想 他一定是回不來 於是就把信兒給周德盛送過去了 當天晚晌果然高德沒回來 那知道高德晚晌沒回來 第二天早晨可是回來的很早 到了家門口兒一拍門 這工夫周德盛跟馬氏還沒起來啦 一聽見有人拍門 馬氏一問 原來是高德回來啦 趕緊就教周德盛起來 跳牆過去 周德盛一聽是高德回來啦 沒穿褲子 吓的就爬過牆去 這時候高德拍門拍的緊 馬氏好容易等着高德盛爬過牆去 這才開門 高德說 你怎麼這麼半天才開門 眞是穿衣裳穿的太慢啦 馬氏沒答言 高德到了屋裏一看 被褥亂七八糟的 不像一個人兒睡覺的樣 又過去細看了看 看見有一條藍粗布男子穿的褲子 不是自己的東西 心裏當時明白了 可是沒言語 心說好東西 教你等着我的就完啦 於是自己偷着打了一把尖刀 過了幾天 晌午的時候兒 跟馬氏說

我今天出去作活去 可不能回來啦 你自己睡吧 馬氏一聽 正對心思 高德由家裏出來 把做活傢伙寄存在別處 拿着尖刀 跑到坑沿兒磨去 打算夜間要去殺姦 及至葛員外這一問他 他因為葛員外是一個好人 決不能走露消息 所以這才合盤托出 可有一節 他就知道他媳婦不好 可不知道姦夫是誰 葛員外一聽他這樣的話 立時也露出生氣的樣子 說道 這還了得 這個不要臉的賤人 作出這種無恥的事來 實在是可恨 別說是你 就是我也得殺了他們 才解心頭之恨 高德一聽葛員外這麼說 這個火兒更大了 立時就蹲下磨刀 葛員外說 兄弟你別瞎廢勁啦 你把刀拿來我看看 高德把刀遞給葛員外 葛員外看了說道 這個刀的鋼口不好 你磨到多咱去 亦是快不了 我家裏有一口刀 是吾祖上遺留下的 真是鋒利無比 雖不敢說殺人不見血 亦敢說是一刀下去不易活 我把這刀借給你 殺完了他 你再給我 豈不比你費勁磨這個破刀不強嗎 高德說 要是那麼麼 我敢情更好啦 我在這兒等着哪 你把刀拿來吧 葛員外說 那

不行 我這麼大的年紀 由家裏拿着一把刀給你送來 別說我還走不動 就是走的動 教別人看見我 亦是不彷彿呀 高德說 要不然打發一個人送來 葛員外說 你怎麼說話這麼糊塗 我家裏現時把下人老媽全辭了 就賸下一個老人 他能夠跑這麼遠 給你送刀來嗎 高德說 要不然怎麼辦呢 葛員外說 你跟着我到我家裏去 你自己把刀拿出來 比甚麼不強呢 高德說 那麼着亦好 就怕的是教他們看見我後走 他們再有了防備 那一來不是糟了嗎 葛員外說 不要緊 我那院裏的後門 正通着窪裏 你到後門那兒等我 我回去把後門開開 你再進去 他們又焉能知道呢 高德說 就這麼辦吧 我在後門等 葛員外說好啦 你去吧 葛員外看着高德走了、這才慢慢的回來 到了家裏 拿着鑰匙 把後門開開 一看高德果然正在那兒等着 葛員外把高德讓進來 仍舊把後門鎖上 又把高德讓到西廂房去 葛員外說 你等着我給拿刀去 去了半天 回來說道 這把刀是真難拿 因為不常用 他們給擱在箱子底下了 我教他們拿着啦 大約

不會兒就給送出來了 高德說不忙 天還早着呢 葛員外說 兄弟你是前半夜兒去行事呢 高德說 多咱全可以行 葛員外說 要打算行事 先得着看姦夫倒底兒在屋裏沒有 高德說 那是自然哪 葛員外說 這個事不用你去 我教我們這個老人家 在房上看着 要是一進去人 就來報信兒 你再去 豈不是極好嗎 高德說 那一來又得教人費神 葛員外說 那不要緊 沉了會兒又說道 你既是得夜間去 這還沒黑呢 你作甚麼去呢 高德說 我坐着等着就行 葛員外說 那麼着不行 要打算作殺人的事 必得拿酒壯壯胆子 不然到時候手一軟 就辦不了啦 依我的主意 咱們先喝幾杯 壯壯胆子 好去行事 高德說 那一來又得教怒費事 葛員外說 那算甚麼 我見了這種事 最愛生氣 說着話兒出去了 沉了會 又進來說道 你看他們多們費物 那把刀忘了擱在那隻箱子裏頭啦 找了三隻箱子 還沒找着呢 正說到這兒 老人家打了酒來啦 還買了幾樣兒酒菜 葛員外說 兄弟你喝吧 今天老哥哥亦陪着你喝幾盅 高德說 我可喝不

胆 越多喝胆子越壯 葛員外先斟了一盞 遞給高德 自己又斟了
盞 兩個人一揚脖子全喝了 左一盞右一盞 葛員外喝上性來了 高
德說 不喝啦 葛員外說 不行 還得喝一盞 高德又勉強着喝了、
葛員外又給斟上一盞 高德說 這回可不能喝啦 再喝可就要醉了
葛員外說 再喝這一盞就不喝了 高德又一揚脖子 把這盞酒喝下去
立時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葛員外說 這是怎麼的啦 快起來 過去
一看 高德是真醉啦 蹲在桌子底下睡着了 葛員外把老人家叫進來
這才由桌子底下把高德扶到了床上 高德到了床上 已竟醉的如泥
葛員外一看高德醉的這個樣子 告訴老人家 好好的看着他 我出
去一盪就回來 他要是睡醒了 千萬別教他走 老人家答應了 葛員
外由家裏出來 這時候兒天氣已竟不早 葛員外到了高德家一拍門
沉了會兒 馬氏出來把門開開 葛員外進去一看 正是吃飯的時候兒
再一看桌上攔着兩副筷子 全是兩個人吃飯的傢俱 葛員外一看
心裏就明白了 當時馬氏一看葛員外進門兒一句話沒說 就一直的往

屋裏跑 心裏有許多的不自在 要是別人這個樣子 早就該着炸了
馬氏因爲葛員外時常週濟他 待自己有好處 再說又是年高有道德的
人 所以沒說甚麼 及至葛員外進屋子 東瞧西看 馬氏心裏有病
恐怕教葛員外看出破綻來 實在是忍不住啦 說道 恁來到屋裏 不
說甚麼 就這麼東瞧西看 難說還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嗎 葛員外一聽
他這個話有點兒翻車 當時說道 你先別急 我這回來這兒 實在
是爲你 你的事情 我已竟盡知 於是把細情全說了 馬氏一聽 如
同一盆涼水從頭頂澆下 這工夫那個蠢夫周德盛 正在牀底下爬着
一聽見葛員外這麼說 立時說道 那麼我就趕緊的走吧 葛員外說
你老別走 我還有話說呢 周德盛站在屋裏 葛員外衝着他說道 你
跟馬氏是真有愛情 還是假有愛情 你們說了 如果你們真有愛情
我就給你們兩個人成全上 葛員外這一說 他們兩個人倒害起臊來了
誰也不肯的說 葛員外說 你們到了這個時候兒 怎麼倒害臊呢
有甚麼話快說 不然沉會兒高德一醒過酒來 那就不好辦啦 周德盛

說道 我是情實愛他 可不知道他愛我不愛 葛員外衝着馬氏說道 你倒是怎麼樣呢。馬氏臉上一紅說道 我要不愛他 還不致於有現在的事呢 葛員外說 你們兩個人既是全願意啦 我必得有個辦法 教你們兩個人 成爲正式的夫婦 又衝着周德盛說 你就快走吧 周德盛爬在地下 給葛員外磕了一個 這才出去爬牆走了 葛員外又跟馬氏說道 你就快吃飯 快快的吃完了 把傢俱全收拾起來 你就睡你的覺吧 說着話出來 馬氏要給葛員外磕頭 葛員外說不必 葛員外出了大門 馬氏把門關上 回去收拾睡覺不提 單說葛員外由高德家裏出來 回到自己家裏 到了廂房一看 高德那兒睡的正香 葛員外教老家人往門房兒去 自己守着高德 守了半天 這時天已竟快到三更了 高德才緩過點酒來 翻身爬起来 向葛員外說道 天有甚麼時候啦 葛員外說 天有三更了 高德說 你說的那把刀呢 葛員外說 那把刀始終亦沒找着 我這兒正着急呢 高德說 沒有那把刀不要緊、你給問問老家人 他倒是看見進去人啦嗎 葛員外說 剛才聽見

他說 剛要黑的時候兒 看見進去一個人 像是婦人似的 高德說 亦別管他是婦人不是 我是看看去要緊 葛員外說 你去固然是得去 千萬別鹵莽了 看見實在是有個男子再辦事 不然你殺錯了人 你可是受不了那個罪名啊 高德說 那是自然哪 說着話把自己買的那把刀 掖在腰裏 謝了謝葛員外 出了大門 一直往自己家的房後頭去了 高德到了房後頭 莊上房子全矮 地下又有一堆土坯 高德就着這個勁兒 爬牆進去 到了自己屋門一看 屋裏點的挺亮的燈 高德把刀掏出來 拿在手裏 用舌頭把窗戶紙舐破了一塊 往裏一看 就見他媳婦馬氏 一個人正在那兒做活呢 高德心說 怪呀 怎麼他頂到這個時候兒還不睡覺呢 莫非是那個姦夫還沒來嗎 自己打定了主意 心說我今天倒得看看你是怎麼回事 找了個牆犄角兒一蹲 竟往四下裏看 一直等到天亮 亦沒見動靜 再一看見他媳婦 早已吹燈睡了覺啦 自己白熬半夜 一點甚麼亦沒看見 於是又跳牆出見 把刀埋在房後頭 莊上人起的全早 找到寄存傢伙的地方 把傢俱要

來 背着到了自己家的門前 一招呼大門 馬氏把門開開 高德進去
東瞧西看 床底下櫃裏頭 全看了看 一點兒動靜沒有 馬氏心裏
明白 亦沒問他 高德剛坐不會兒 就聽見外邊兒有人拍門 高德出
去一看 原來正是葛員外 葛員外問道、怎麼樣啦 高德說 我等了
一夜 亦沒有一點兒動靜 葛員外說 別是沒有那麼回事吧 高德說
不對 一定是有 葛員外說 那麼這兒亦不是說話的地方 你到我
家裏去 咱們再商量商量不好嗎 高德說好 說着話跟着葛員外到了
家裏 葛員外說 你說他是實有其事 怎麼你這回就沒遇見呢 高德
說 誰知道嗎 我那回眼睜看見是一條男子的褲子 我當時沒敢聲張
恐怕驚走了他們 說到這兒 葛員外攔住道 你的話亦不用往下說
了 我想你既是認作他爲姦情 你一定是不喜歡他 你既是不喜歡他
往後你們兩個人 亦決過不到好處 高德說 我們倆人決不到好處
我往後還是要察看他 如果教我等上 我還是把他們宰了 葛員外
說 我早看你必是這個心思 你知道殺人不是好作的事嗎 你別看你

現時說的好聽 到時候兒你就該着不行了 並且你要是殺不了那個姦夫 單殺了一個人 你還有罪名呢 高德說 要照您這樣一說 我就得認頭當這個活忘八嗎 葛員外說 我倒想了一個主意 你既是嫌你媳婦 莫若你就把他賣了 你得了錢不許再娶一個嗎 高德說不行 他娘家還有人呢 那如何容我賣呢 葛員外說 既要是打算不要他 我就有個法子辦 高德說 只要是你給辦 我還有甚麼說的嗎 葛員外說 你既樂意 你亦別回家 就在我這兒等着 把你岳父岳母請來 咱們是一說准成 葛員外於是問明了住址 把馬氏的父母請了來 讓到別的屋裏去 葛員外把細情一說 原來馬氏的母親 亦知道馬氏不好 有一天看他閨女去 正趕上高德出去做活去啦 一進門兒 就看見一個年青小夥兒 跟他閨女嬉皮笑臉的說話 馬氏一看他媽媽來啦 臊的臉通紅 這個小夥子亦吓跑了 馬氏的母親一盤問他 他說話支支吾吾 馬氏的母親 當時心裏明白了一半 這回再聽見葛員外說這個情形 馬氏的母親先說道 我們女婿要賣他 我是決不能攔

我早打算把這塊病去了，不然將來鬧明了，那夠多們難看哪。可有一節，要是賣他，千萬可賣在遠處去，要在本地可不行。葛員外說：「既是你們二位不攔，一定是找個遠處賣。」又說了會子閒話兒。馬氏的父母走了。葛員外把這事告訴高德。高德說：「這全說好了，可是賣給誰去呢？」葛員外說：「你別管，反正我給你找的主兒，你亦不必回家。你打算賣多少錢？」就在我家裏交錢立字，教人家把人領着一走。你再回家。」高德說：「說辦就這麼快嗎？」葛員外說：「這是甚麼話呢？我作事向來是快刀斬亂麻。」高德說：「那麼着我亦是不會要價兒，莫若您替我要出價兒來吧。」葛員外說：「你還是自己說價兒吧。」高德說：「就給三百吊錢吧。」葛員外說：「行啦，你就等着吧。」葛員外出去，到了對過兒的鐵舖裏頭，浮借了四百吊錢的帖兒，拿着回來，交給高德三百吊。高德點明白了。葛員外說：「你就寫張賣字吧。」我就告訴人家領人了。高德說：「他們要人兒，可別動我的一草一木。」葛員外說：「那是自然，短了東西包賠。」葛員外出來到了雜舖兒，把周德找出來，一同到了高

德家裏 見着馬氏 葛員外衝着他們倆人說 這件事我已竟給你們辦好了 這還有一百吊錢的帖兒 你們二人就在今天起身 那兒有親戚投到那兒去 萬別在這兒遲延 周德盛說 我們這就感您的大恩了 怎麼能要您這一百吊錢 葛員外說 你們到了外邊兒 怎麼辦呢 沒有錢行嗎 就不必客氣啦 將來我要是窮了 還許沾着你們的啦 這工夫馬氏 把自己應用的一點兒東西 收拾好了 周德盛出去 把事由兒辭了 又雇了一輛大車 帶着鋪蓋捲兒 馬氏跟周德盛全給葛員外磕了頭 兩個人這才上車 一直的投親戚去了 葛員外看他們走後 這才把高德家裏的大門 倒着闔好了、回到自己家裏一看 高德那兒正爲難呢 原來高德不會字 如何寫的了賣字呢 葛員外說 得啦 人兒已竟教領走啦 賣字亦不必寫了 你回家看看你的東西 少了沒有吧 高德說 人兒是教人家領了走啦 我回的那門子家呢 再煩惱老家人 到我家裏把我做活的傢伙拿了來 我是要遠走高飛 做點兒事去了 說着話高德就要掉眼淚 葛員外知道他是傷心 亦很替

他傷嘆 於是教老人家 把傢俱給他拿了來 高德說 我住的房子是
債的 你就把我家裏的東西 搬到這兒來 就算你的 我是一點兒
不要了 葛員外說 我亦不要你這些東西 你不是有窮兄弟嗎 就把
這點兒東西給他 豈不是好嗎 高德說 怒愛給誰給誰 我是一概不
管了 我今天這一走 如果將來能夠自立 必然要報答你的大恩 說
着話給葛員外作了一個揖 背上傢伙 一直的出了大門 另謀生路去
了 葛員外看他走後 這才又教老人家 把高德的兄弟找了來 教他
把他哥哥的東西搬了走 房主把房子收了去 葛員外這才又想法子還
錢舖裏這四百吊錢 葛員外無法可想 只得把自己住的房子寫給人家
錢舖裏亦知道葛員外 借的錢全作了善事啦 亦沒肯深追 雖說房
子是抵押品 還是教葛員外住着 從此葛員外的家境 是一天不如一
天 按說葛員外家裏 早先有幾百頃地 還有兩個買賣 自從葛員外
這一施捨 不管不問 先是把買賣歇了業 然後又往外賣地 及至把
自己的房子全押給人家 見天是分文不進 不窮等甚麼呢 其實家裏

就是一個老伴兒金氏，還有一個小少爺，名叫葛登雲，三口子人過日子，挑費用不多少，無奈沒有進項，亦是不好辦。葛登雲那年十五歲，葛員外已經五十多歲的人了，起先是自己家裏請先生教專館，後來請不記啦，就住本鎮上一個私塾上學。葛員外早先有錢的時候兒，大家全敬奉，及至葛員外沒有落兒啦，可就差的多了。葛登雲是很聰明，雖說不是過目成誦，亦總算是記性好。有一天因為同學的背地裏罵葛員外是個搗霉的人，好好的家業楞花淨了。葛登雲看了看，這幾個人原來是早先受過自己家裏恩惠的，不想以德報怨，心裏頭氣的別提。過去跟他們分辯，那幾個人湊成了夥兒，要打登雲。登雲是急啦，抄起一塊台來，照着他們打去，偏巧正打一個人的頭頂。這個被打的腦袋破了，暈過去啦。登雲一看要出人命，一溜烟的就跑了。亦沒敢往家裏去，亦沒辨東西南北，一直的跑出鎮外，被打的這個，雖然腦袋破了，暈過去工夫不大，就緩過來了。緩過來之後，好在家大人還好點兒，因為是葛員外的孩子，沒肯的深究。葛員外直陪不是，這

件事就算了啦。葛員外起先還以為登雲藏起來啦。頂到晚晌還會不回家嗎？那知道等到晚晌亦沒回來。第二天煩人找去，亦是沒有。葛員外還不以爲意。金氏可是真想見天是睜眼淚合眼淚，一恍一個月的工夫亦沒找着。金氏把兩隻眼亦哭瞎啦。家裏頭更過不上來了。這老兩口子簡直變成了花子啦。恰巧短人家錢的錢舖，因爲換了掌櫃的，非教騰房子不可。這一來連個住處亦沒有啦。見天就在大街西頭兒的破藥王廟裏住着。葛員外見天出來要點兒東西，回去老兩口子吃，就這麼着又是五六個月。登雲亦沒回來。金氏這一天說道：咱們住在這兒亦不易，有了那一天，莫若咱們出去訪尋咱那兒子去。如果上天有眼，就許在街上遇見，要是遇不見，死在那兒亦是一樣的死。葛員外說：這個主意亦好，等着我到大街跟他們討幾個錢來，咱們好作路費。金氏說：他們要是給更好，不給千萬亦別跟他們強要。葛員外說是啦，不用你囑咐，你就是教我跟他們強要，我亦辦不上來。說着話出來，到了街上，找那有交情的去了幾處，還算不錯，要了點兒錢。

葛員外拿着錢回來 跟老伴兒一說 金氏說 咱們就走吧 這亦沒有甚麼舖蓋行李 這老兩口子出了破廟 一直往西走出大街去 葛員外不住的嘆氣 說道 今天離了這個地方 可不知道何年何月再到這兒 眞要是死在他鄉 拋下先人的坟墓 咳了一聲 說到這兒 止不住掉了幾點眼淚 金氏聽見葛員外這樣的說 心裏頭亦是難受 打算要是不走 又一想死守在這兒 亦是萬無生理 沒法子還是走啊 好在葛員外跟金氏 全在五十多歲的年紀 身體素常亦算結實 老兩口子信着步行 依着葛員外是先儘着錢花 要是實在沒有錢啦 再討飯吃 金氏說不必 咱們就存着這幾個錢 只要是有人給我們吃的 我們先吃 要是實在沒有人給吃的啦 咱們再拿錢亦不晚哪 葛員外說道 亦對 由打一起身 過了兩個村子 亦有人給了點兒吃的 晚晌找了一個破廟住下 第二天又走 走着道兒 見了人就打聽 見着他兒子葛登雲了沒有 有那好問的主兒 就問他兒子怎麼個長像兒 葛員外一一的說了 整整的問了好些天 這一天走到一個大鎮 葛員外打

聽打聽名字 叫作梧化鎮 敢情正是江西跟湖南交界的地方 葛員外又跟人打聽 看見他的兒子沒有 偏巧有個好說話的 一細問葛員外 葛員外把葛登雲的長像兒 跟所穿的衣裳說了 這個人說不錯 前一個月裏頭 我看見有一個小要飯的 長像兒跟你說的倒是彷彿 因為他是一臉的泥 亦看不真切 穿的衣裳亦全都破啦 大約着亦跟你所說的顏色兒相仿 葛員外說道 這個孩子在那裏啦 這個人說道 他早就教人領了走啦 葛員外說 那是我的兒子 誰能夠領他 這個人說 你這個人說話真難 你准知道他是你的兒子嗎 葛員外說 是啊 我說錯了 他倒是教誰領了去啦 這個人說 這個小要飯的在這兒住了好些天 起先是見天出來要點兒飯 就在這個土地祠裏頭睡 後來亦不是怎麼病啦 你想他是一個要飯的 誰能夠給他送吃的嗎 既沒錢吃藥 又沒有飯 病了兩天 看看要死 偏巧那天有個地保 在那兒守着 他爲的是等他一死好埋呀 大夥兒圍了一團子人 全是看着小花子死 這個時候兒有一個作買賣的 路過這兒 他亦往

前看了看 這個買賣人看着 就好像認識似的 近前問了這個小花子兩句 他們說的甚麼 我亦沒聽真 後來這個買賣人 衝着地保說道 你給找幾個人 把他抬到我住的棧房去 你再請個醫生 完事我再謝你 地保看了這個買賣人一眼 大概是看看這個買賣人的穿章兒怎麼樣 一看這個人穿的很闊 地保於是給找了四個人 找了一塊板子 把小花子搭起來 送到棧房去 我跟着看去 看見他們幾個人 把小花子擱在這間客人的床上 可惜客人挺新的鋪蓋 把個小花子擱上 不會兒醫生請到啦 診了診脈 說是沒有甚麼大病 無非是受風 吃兩付藥就可以好啦 以後怎麼樣 我沒看見不能說 兩了兩天 就見這個小花子 換了一身新衣裳 病亦好啦 跟着這個買賣人坐了一輛大車 一直奔着西北上去啦 就是這點兒情形 葛老夫婦一聽 說是奔着西北上去啦 莫若亦追着他去 如果要是登雲 豈不更好 就便不是登雲 往那兒去又不是去呢 老兩口子商量好了 辭別了這個人 出了悟化鎮 一直奔着西北走 走着道兒打聽着 全說是看見有

這麼兩個人 葛員外夫婦 聽見很是喜歡 於是更追踪往前趕着走 一道兒上 倒是沒挨餓 走的日子不少 這天到了一坐大城 進城一打聽 原來這正是岳州 葛老夫婦又跟人家一打聽 問了好幾個人 亦沒有人知道 本來岳州亦是很大的地方 這件事又不驚人眼目 誰前看的見 況且一打聽的人 又不准是看見這件事的人 葛員外一想 眼睜在城外頭打聽 有人說是進了城 怎麼到了城裏 反倒打聽不着啦呢 這件事總得要下工夫才好 老兩口子住的本是一座關帝廟 見天老夫婦兩個人 分頭出去要飯 亦就分頭去打聽 打聽的日子雖多 還是一點兒頭緒亦沒有 這一天金氏受了點兒感冒 找了一處施醫的地方 去看看 開了一個方子抓了藥 葛員外自己正在關帝廟的配殿裏煎藥 就看見有一位三十來歲的婦人 帶着一個少爺坐着轎 在廟外頭下轎 還有兩個老媽子攙着 下人們領着少爺進了大殿燒香 燒完了香出來 葛員外偷着看了一眼 看見這個婦人很面熟 一時就是想不起來是誰 又看了看這位少爺 很像自己的孩子登雲的樣

兒自己恐怕老眼花了，看錯了人，不敢往前細認。這個時候兒，人家上了轎子走啦。葛員外要打聽打聽，這家兒在那兒住，又不肯直接着去問，私自自己想了想，還是慢慢的打聽才好。於是把藥煎好了，給金氏端了去。自己又慢慢的出來，找老和尚說閑話兒。老和尚因為葛員外老兩口子無依無靠，又看葛員外是位忠厚老者，所以才收留。後來跟葛員外一談話，才知道是一位世家，更器重啦。所以葛員外常常跟老和尚說閑話兒。這大葛員外跟老和尚談了會兒，作爲無意之中，打聽剛才燒香的姓名。老和尚說：「這位施主是本地縣官的親戚，在本地開了兩處買賣，亦很趁落兒。葛員多說他姓甚麼呢？」老和尚說：「他大概是姓周。他在這兒住的年頭兒不多。這回燒香，還給那個小孩子討了一個籤。葛員外說：『這個小孩子是他的甚麼人？你知道嗎？』老和尚說：『說是由他們老家裏來的兄弟。葛員外打聽完了，又說了幾句閒話，回去跟金氏一提。金氏說：『這個姓周的在那兒住呢？』葛員外觀咳，我就忘了打聽這件事啦。等着得了閒，再跟富家的打聽去。」

金氏心急，恨不能葛員外立時的去。葛員外說：「你先別忙，這個事一忙了，倒叫人家說咱們有別的原故啦。」金氏一聽亦對，只可是耐着性兒等着吧。話不煩絮，一恍又過了幾天。金氏的病亦好啦。這天葛員外要飯回來的早，正走在大街上，正看見那天燒香的那位少爺，騎着一匹馬，後邊兒跟着兩個人。葛員外又細着了看，果然是自己的兒子登雲。一點兒亦不錯，打算要往前去認。那知道馬已竟走出很遠，有心要追上去。又一想：「萬一要不是呢？那一來豈不是糟了糕。」莫若過些日子看真了再說。自己慢慢的回去，到了廟門口兒，正趕上老和尚在門口兒站着。一看葛員外回來，說道：「今天不錯吧。」葛員外說不錯。這兒正說着話兒，就見方才在大街上看見的那個少爺，又騎着馬，還是三個人，由東往西跑過去了。馬跑的太快，葛員外還沒看見哪。趕過去啦。葛員外於是跟老和尚說道：「這位小官人，別是前些日子燒香的那位吧？」老和尚說道：「正是那天燒香的。」葛員外說：「他在那兒住？」騎着馬由這兒過。老和尚說道：「他就在這西邊兒住。你看他們這不

是下馬啦嗎 葛員外回頭一看 果然看見那幾個人 正下馬哪 葛員外又細看了看 記住了門兒 又跟老和尚說了幾句話 進去一看 金氏早已回來啦 跟金氏說道 你今天怎麼回來這麼早 金氏說道 今天我出了廟門 大約着是往西 摸着到了一個大門兒 我坐在他們門口兒要 正要着飯 由裏邊兒出來幾個人 我亦看不見甚麼模樣兒 就聽見一個人說道 這個要飯的 好像咱們的鄉親 又聽見一個人說道 你問問廚房裏有贖東西沒有，多拿出點兒來 可憐他這個瞎老婆子 沉了不會兒 果然就有人拿出許多的東西給了我 你看哪 罐子裏頭那是菜 還有一個包兒 裏頭是飯 我一想有這些東西，還不急早回來等甚麼呢 我影影綽綽的 聽見他們說 主人這兩天就要出門兒回老家了 我想明天咱們兩個人全去 他必然還得多給點兒 葛員外說好 明天咱們兩個人等着去 我還告訴你一檔子事 今天我到大街上去要飯 看見一個騎馬的 長像兒跟登雲差不多，就是比登雲胖點兒 及至我回來 又在廟門口兒碰見這個孩子 我一打聽老和尚

老和尚說 這個孩子就在咱們那西邊兒住 我回頭一看他們 果然正在一個大門口兒下馬 我想着明天到那兒去 看看倒底是登雲不是 你既是說一同去 那更好啦 金氏說道 你說的這個門兒 別就是我說的那家兒吧 葛員外說 你去的那個大門兒 是甚麼樣兒 金氏說 你這不是起鬨嗎 我瞎着兩隻眼 那兒又看的見是甚麼樣兒呢 葛員外說對呀 我說錯啦 可是你明天怎麼去呢 金氏說 既是瞎了眼 亦有瞎子的道兒 我每天出了廟門 無論是奔着那兒去 全是摸着牆走 這一道兒的牆有多少門兒 是有胡同兒 我全記住了 回頭好再回來呀 這回我亦記住了 明天再去 一摸牆就知道了 葛員外說好 真有你的 明天我就隨着你去 老兩口子說着話兒 這就收拾吃飯 一夜晚景不提 到了第二天早起 葛員外跟金氏出來 金氏摸着到了一個大門兒 金氏說到啦 就是這兒 葛員外一看 這正是昨天看見下馬的這個門兒 往門洞兒裏頭一看、有許多的人在那兒說話 還是金氏向前去要飯 門洞兒裏頭的人們說道 瞎婆子你來的倒早

啊 等會兒吧 今天你再要一天 明天你就別來啦 金氏說道 怎麼的啦 這個人說道 我們主人明天一早 就要起身回老家了 你來不是白來啦嗎 這工夫葛員外沒顧的聽話 竟往院裏頭看 爲的是看着昨天那個騎馬的小孩子 出來不出來 要是出來 好細細的看哪 這時候就見門洞裏的人們說道 要飯的站在門旁邊兒 我們大人出來啦 來話的時候兒 就見由裏院出來一個人 年紀就在三十來歲 葛員外一看 心說 這不是早先那個周德盛嗎 有心要向前認去 又恐怕莽撞了 那知道這人一看見葛員外 看了兩眼 沒出來 回頭又進去了 葛員外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連站在門洞兒的那些人們 亦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大夥兒正在發楞 由院裏出來一個老媽子 向着門房的人們說道 大爺教你們問問門口兒上站着要飯的 是那兒的人 姓甚麼叫甚麼 門房的人不知道是爲甚麼 趕緊過去一問 葛員外一的全說了 這個人進去一回話 就見那個主人亦隨着出來了 說道 恩公您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呢 快請裏邊坐吧 當下人的們最勢力不

過一看主人這樣的說話。大夥兒這就過去攙着金氏往裏走。又有人要攙葛員外。葛員外說不必。我還走的動呢。到了裏院。讓進上房。葛員外一看。昨天騎馬的那個孩子。正在屋裏同着那個燒香的夫人說話呢。這兩個人一看讓進人來。全站起來啦。這工夫那個主人說道。葛少爺你過來看看。這不是你的父母嗎。登雲過來一細看。可不是自己的父母是誰呢。葛員外一看。果然是自己兒子登雲。當時悲從中來。金氏雖然瞎着眼。亦聽的出來。這三口兒大哭一場。金氏哭着說道。兒呀。爲娘因爲想你。把雙眼全都哭瞎。因爲出來尋你。落得乞討爲生。咳。兒呀。你怎麼這樣的狠心。拋下我們兩個人你一跑呢。金氏越說越傷心。居然大聲哭起來了。周德盛跟馬氏過來解勸。葛員外先不哭啦。葛員外又勸金氏。這才止住了悲聲。金氏本不知道馬氏。周德盛又給引見了。金氏瞎着兩隻眼。任甚麼看不見。引見了亦無非。是知道知道。這工夫周德盛跟馬氏又要給葛員外行大禮。葛員外攔住了。大家全坐定了。周德盛先問葛員外怎麼會落到這個樣子。葛員外

說咳 真是一言難盡 就把早先的事一五一十的全說了 又說到怎麼在路上聽見人說登雲的情形 所以進縣來到這兒 不想到了這兒竟會遇見你們 這總算是天不給絕人之路 葛員外說完了自己的事 又問周德盛怎麼到的這兒 周德盛說 咳 要提起我們的境遇 可算得險的很哪 當初忽給了我們一百吊錢 我們兩個人坐着車 打算要到常德找我的姑媽 那知道走在快到常德路兒上 教劫道兒的把我們的錢全劫了去了 我一看錢沒有啦 進了城還不准找的着找不着 就打算要尋死 幸虧有別人告訴我 你丟了錢不會報案嗎 要是報了案 還許找的回來呢 我一想亦對 於是進了城 亦沒顧的找親戚 先到縣衙門裏報了路劫 那知道我到了堂上一看 這位知縣大老爺不是別人 正是我的表兄 當時說明了情形 他就派了人拿賊去 又把我們讓進了內宅 過了兩天 真把賊給拿住了 原贓追回 我的表兄問我願意幹甚麼 我說願意作買賣 他於是又給我添了點兒股本 就在常德開了一處大雜貨舖子 時氣總算不壞 來了一個開門兒紅

剛作了兩三個多月的買賣。我這個表兄，又升了這兒岳州的知縣。他教我隨他赴任，所以我又跟到這兒來。他教我在衙門裏作點兒事，又立了一處雜貨舖子，所以就在這兒安了家。前者我自己出去買點兒貨，就勢兒到常德看看我們親戚。正走在半道兒上，恰巧遇見了大兄弟那兒正受罪呢，亦是該着有救命星。那天大兄弟在土地廟裏頭，病的要死。那些個着着的人，就是瞪着眼兒看着人死。我正路過那兒，就聽見有幾個人議論，說是江西人。我一時動了鄉親的念頭，過去一看，彷彿是大兄弟。我又不認，及至過去一問，可不是他是誰呢。我到他帶回家裏來，打算在這兒游玩些日子再回去。葛員外說：我聽見門上人說：你們明天不是要回家嗎？周德盛說：我打算是明天走。又回頭指着馬氏說道：我跟他打算一塊兒全去，把大兄弟送回去。不想會流落到這等地步。又在這兒遇見，亦算不幸中的大幸。馬氏說得啦，亦別提往事了。怪傷心的。又衝着周德盛說道：你告訴他們，把成衣匠招呼來，先給他們二位老人家做衣裳。我這就教他們開飯。周

德盛教人招呼成衣匠 老媽子們這就開飯 真是忙個不了 葛老夫婦在這兒一換季 居然就是兩樣兒 把廟裏的破東西 全送給和尚 周德盛另外拿出幾十兩銀子來 交給和尚 作爲香火資 從此葛老夫婦享上福兒了 住了些天 葛員外跟周德盛說道 登雲已竟不小啦 我打算不教他上學 就跟着你在舖子裏學個買賣倒不錯 周德盛說 我亦想到這兒 沒肯的跟怒說 恐怕恁不樂意 如今恁既是樂意 那更好啦 明天就教他到舖子裏跟着忙合去 由這兒登雲算是入了雜貨行 葛老夫婦住的日子多了 心裏頭有點兒不安 意思是要回家 周德盛夫婦看出來啦 說道 我們現時的富貴 全是恁早先賜的 當初要是沒有恁 我們早作了無頭鬼 恁就是我們再生的父母 如今我們奉養恁的終身 亦報不了萬分之一的恩德 怒就在這兒住着 要想老家呢 咱們就一同回去 決不能教恁單走 葛員外一想 人家既是實心 亦別太死心眼兒 於是說道 我倒不想家 你們既是這樣說 我們不走就不走 周德勝一看葛老夫婦打消回家的意思 從此更是優禮相

加 張口閉嘴就是富親爹親娘的那樣稱呼 葛老夫婦處在這個時候兒
真是喜歡已極 一恍在這兒住了幾年 登雲心靈性敏 學的買賣亦
不錯 周德盛亦真拿他當親兄弟那麼待承 所以鋪子裏的事情 全是
登雲主持 這一天登雲想起湖北漢口那兒 有個賬主子總不還賬 於
是跟周德盛商量 要自己去要帳去 就勢兒要了錢來 在那兒就辦點
兒貨回來 周德盛起先不願意 登雲一死兒非要去不可 周德盛於是
跟葛老夫婦一商量 葛員外教去 金氏不教去 登雲說 不教去我亦
是偷着去 我是非去不可 按理說金氏就得教他去 就是不放心 可
以派一個人跟着 那知道金氏哭着喊着不教去 周德盛一看這個情形
只好是勸登雲吧 周德盛又怕登雲偷着走了 告訴鋪子裏頭的人們
留點兒神看着 登雲起先是真打算偷着走 一看大夥兒全在他身上
注意 立時有了主意 反倒透出安靜的神氣 大夥兒留了一個多月的
神 亦就覺着不要緊啦 登雲一看他們懈了神兒 這天夜間自己帶了
點兒盤費 亦沒帶鋪蓋 留了一個紙條兒 寫的是立意要到漢口 一

面爲的是討債 一面是爲的游歷 寫完了偷偷的自己出了鋪門 這就
往北走 到了第二天早晨 大夥兒一看登雲沒在家 又一看桌上有個
紙條兒 不敢隱埋 只好交給周德盛 周德盛一想 這件事別教葛老
太太知道 先派人追去要緊 於是派了兩個得力的同事 奔着北追去
這兩個同事的 在道兒上直打聽 全說是沒看見這個人 追了一天
亦沒有一點兒踪影 只可是回來 見了周德盛 一說並沒見着 不
止於我們找不着 就是沿道兒打聽 亦沒有看見的 周德盛一聽 急
的直跺脚 說道 這要是找不着他 這不是糟嗎 一想派人去未必盡
心找 這件事總得我自己找去 於是把鋪子裏頭的事 交給一個可靠
的老同事代管 到了家裏 說是有點兒官差 去幾天就回來 帶上了
盤費 奔着漢口追去 這兒不提 單說登雲那天出了鋪子 走在道兒
上一想 他們見了條兒 必定要派人追下來 我要順着大道走 一定
亦得教他們追回去 莫若我抄着小道兒走 他們是決計追不上 於是
又往西北走下去了 這一來又焉能有人知道 於是走到天亮了 到了

一個鎮店打完了尖。雇了一輛車坐着走。走了兩天。走到一個大窪裏。總隔着四十多里地。才能到了一個村子。趕車的說道：「這個地方總出搶案。咱們總得快着點兒走。要是由小道兒繞着走。省二十多里地。要是一直的走。總得天夕才能到。」登雲沒出過門兒。不知道甚麼。一聽趕車的說有劫道的。心裏頭就害了怕啦。又聽說走小道兒近。於是就聽趕車的說吧。趕車的一看他答應了。把韁繩一領。往東北上偏着走下去了。剛剛走出沒有五里地。去就見有許多的人。拿着刀鎗劫道兒。趕車的規矩。見了劫道兒的。不能管閒事。把鞭子一抱。大道邊兒上一蹲。竟看他們搶。搶完了再趕着車走。這天這個趕車的可倒好。一看有了人。他把車停住。跟登雲說道：「少爺你就快下來吧。有了劫道兒的了。」登雲一看這些人。拿着刀鎗。簡直吓的連步兒亦邁不開了。還如何下的來車呢。趕車的一看他下不來車。過去一把。把登雲由車裏拉出來。扔在地下。趕車的把鞭兒一揚。把車趕着。跟着這些劫道兒的一塊兒走了。這堆人裏。有打算把登雲弄死的。趕車的

這宗人沒有甚麼用處，弄死他亦是沒有益處。莫若咱們就快走。說罷，說緊了緊韁繩，簡直的就跑下去了。登時這工夫已竟吓傻啦。等他們走了半天，這才慢慢的站起來，往四外一看，連個人影兒亦沒有。打算要打聽打聽，連一個行路兒的亦沒有。自己一想，手裏是一個錢亦沒有。這兒離着漢口還不定有多們遠，這可怎麼走到了哇。想起自己偷着跑出來，心裏又後悔，打算要回家。頭一宗沒有臉兒，二來亦沒有路費。又想起父母全是那麼大的年紀，知道自己偷着跑出來的，還不定怎麼想念哪。真是思思前想想後，越想越傷心，坐在道邊兒上大哭一場，哭了半天，亦沒有一個人勸。看了看天，已竟快黑啦。往前走吧，不知道有多們遠才能夠到一個村子。要是往回裏走，頂到天黑亦不准走的到。要是就在這兒坐着，夜間來個狼，就許給吃了。心裏這一猶疑不定，眼看着天氣就黑來了。登雲這工夫兒真是進退兩難，可恨的這個太陽，說是西落，不會兒的工夫，竟會看不見影子。天上越來越黑，又兼着半陰的天色，把一個極好的月光，楞給遮的一點影子

亦沒有 真是伸手不見掌 登雲餓着個肚子 直上下的咕嚕 又聽見四外的風聲 真是教人越聽越害怕 登雲這時候實在沒有法子 只是找一顆樹底下蹲蹲吧、蹲了會子、腿全怪痛的、於是就躺在地下心說 我要是睡着了 就是有狼把我吃了 我亦不管了 那知道心裏有事 大睜着兩個眼 就是合不到一處 登雲是一時挨一時 恨不能當時天亮 無奈心裏是越盼亮 越亮的慢 又沉了半天 登雲強把兩隻眼閉上 就見眼前忽的一亮、吓了登雲一大跳 登雲睜開眼看了看 沒有甚麼 剛要合眼 又見一亮 這才知道是打閃 緊跟着就是打雷 登雲一想不好 這要是下雨 我往那兒躲呀 正想着、大雨就下來了 登雲只可是站在那兒樹底下吧 這個雨還是真大 下起來還是沒截沒完 整整下了一夜大雨 這一夜的大雨 可把登雲給澆苦了 淋的居然就像小鷄子 一夜既沒會合眼 又挨了一夜的淋 剛剛的天亮 登雲就強扎 掙着往前走吧 把兩隻鞋亦壞了 光着兩隻脚 如何走的上來 走一會兒歇一會兒 那份兒難受 就別提了 肚子又沒吃

東西 眼前直冒金星子 一直的走到天黑 亦沒走出十里地去 累的登雲實在走不了啦 一想今天這一夜 我可實在不易活了 想起家裏的父母來 又大哭一場 哭着哭着暈過去啦 及至登雲緩醒過來 就聽見跟前有兩個人說話 一個人說道 可以行 還有點兒救 這不是眼皮有點兒動啦嗎 頂到登雲睜開眼一看 兩個人全有點兒面熟 可就是一時想不起來 就聽見一個人說道 大兄弟你這是怎麼的啦 登雲看了看他 又把眼閉上了 就聽見一個人說道 先把他擱在車上吧 又一個人說 這怎麼擱呀 他是一身的呢 又聽見先前說話的那個人說道 不要緊 把包袱皮子鋪開 給他墊上就行啦 就覺着有三四個人 把他搭到車上 登雲這時候兒 心裏難受 不願意說話 只可是閉着眼聽着吧 走了半天 心裏迷迷糊糊的 像是睡着啦 又覺着有人把他抬下去 又沉了會兒 有人問他先喝點兒水吧 登雲這時候正想水 喝了點兒 覺着心裏好點兒 無奈四肢酸痛 睜開眼一看 眼前頭就剩下一個人啦 這個人一看登雲睜開眼 問道 你不餓嗎

登雲搖搖頭兒 這個人又說道 大兄弟你別是不認的我啦吧 我就是王得勝 早先我因爲作買賣拉了虧空 教人家告啦 幸虧遇見葛員外 拿出錢來 替我還帳 後來我要回去還帳 到了家一打聽 說是一家子全出了外啦 不想昨天走路走晚了 看見道兒上有人躺着 過去一看 原來是大兄的你 登雲這時候兒一想 還記得那件事 這才知道 是王得勝 一想要人家既是搭救 爽性就跟人家說了實話 於是慢慢的把先後事說了 王得勝聽完了說道 這時候兒大概有點兒餓了吧 教他們先做點兒稀的喝 王得勝出去不會兒的工夫 有人端進一碗稀飯來 王得勝過去把登雲扶起來 登雲慢慢的把稀粥喝下去 真是人是鐵飯是鋼 居然就有點兒精神兒 這工夫有王得勝同伴兒的 買了幾件衣裳來 王得勝說道 您先把這件衣裳換上吧 登雲說 我這工夫通身全是疼的 如何換的了衣裳 王得勝說道 您這身衣服濕 穿着不好 還是慢慢兒的把衣裳換上吧 於是兩個人架着登雲 這才把褲子換上 不會兒醫生亦請到啦 醫生診完了脈說道 這是個雜癆受

風 因爲他尋常身子股兒不結實 又一受涼 又一挨餓 這一回是全
勾起來了 一天兩天的不易好 並且還是非得有好保養不可 醫生開
完了方子就走啦 王得勝跟他們同伴兒的說道 葛少爺這個病 還是
很重 我要是扔下一走 實在不對 要是在這兒守着 錢不算甚麼
我這個工夫可實在約耽誤不起 他的同伴兒說道 依我說 你告訴店
裏掌櫃的 請醫生花錢 教他們先墊着辦 回來咱們再還錢 王得勝
說 只可是這麼辦吧 王得勝於是找着掌櫃的 留下點兒銀子 說好
了 王得勝又囑咐了葛登雲幾句 無非是安心靜養 去不多日子就回來
的話 登雲點頭答應 當天把藥吃完了 第二天王得勝起身走啦 登
雲的病亦見點兒好 登雲真就在這兒安心靜養了一個多月 店裏掌櫃
的墊的錢也不少 等着王得勝還是沒回來 掌櫃的問登雲知道這個王
得勝住在那兒不知道 登雲說 我那裏知道 你們難說跟他們不認識
嗎 掌櫃的說 我們那裏認識他們 臨走的時候兒 給我們留下二十
兩銀子 說是過不了十天就回來 如今已竟一個多月了 還沒回來

二十兩銀子早已花完啦。我們又墊了十幾兩銀子。這要是找不着王德勝，怒竟在這兒住着，得多咱是完哪。登雲說道：「要不然我就走。」掌櫃的說不行，你一走我們找誰要錢去呢。登雲說：「你找我要錢嗎？」我是一個鏟子不趁，你要是往我要錢，我有窮命一條，你是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掌櫃的一看，登雲說出來的話，簡直是豁出去啦。又一想，本來他是一個錢沒有，要錢亦是白要，沉了會子，琢磨出一個主意來，立時笑容可掬的跟登雲說道：「你會寫字不會？」登雲說道：「會呀。」除非是作文章我不會，你提甚麼字全會寫。掌櫃的說：「你在我們這兒管管賬，管你的吃喝，賺的月錢，就算還賬，你樂意不樂意呢？」登雲一想，自己的身體亦沒養結實了，況且短人家店裏這些個錢，要是一走，亦太不忍。於是說道：「只要你們放心，我還求之不得呢。」從此登雲在店裏管賬，登雲的賬上又熟，店裏的賬又沒有甚麼，還是很不錯。登雲的人又誠實，掌櫃的還是很喜歡。這且不提，單說周得盛出來找登雲，走在半道兒上，想起登雲決不能順着大道往前走，必定是找

岔道走 亦順着岔道走下來了 這條道還是登雲走的那條道兒 無奈登雲是受了車夫的賺 又進了小路 周得盛呢 可並沒進小路 周得盛沿道打聽 一直的追到漢口 到了短賬的那家兒一問 說是並沒見着葛掌櫃的 周得盛一聽傻啦 一想他往那兒去了呢 莫非是半道兒上耽擱了嗎 心裏很難過 後來還是短賬的這家兒出的主意 說是來的時候兒 不是由岔道來的嗎 這回順着大道回去 自然就可以遇見了 周得盛一想 亦只可是這麼辦 不然亦是沒有法子 於是向漢口奔着正道回去 在道兒上見了人就打聽 連一個知道的亦沒有 到了家裏一看 葛老夫婦這時候已竟知道啦 又一看周得盛沒把登雲帶回來 老夫婦號咷大哭 周得盛跟馬氏 百般的勸解 應許着准把登雲找回來 葛老夫婦這才止住了悲聲 周得盛到了舖子 找了兩個人出去找去 又到了縣衙門 跟縣官兒一說 照會臨縣 訪查葛登雲找到的倒是十分加緊 無奈葛登雲所往的地方 是一個偏僻小鎮 那如何找着的 真是大海裏摸針 葛老夫婦現時雖說丟了兒子 好在有周

得盛夫婦 見天爹呀娘啊的招呼 小兩口兒陪着老兩口兒樂 所以老兩口子亦不顯着寂寞 起先金氏想起登雲來 還許掉眼淚 後來教葛員外勸的 亦就好點兒了 這兒的壽表過 單說葛登雲在店裏當了先生 心裏亦是總惦念着父母 往漢口要帳去是不能去 要是回家 這個樣子怎麼回去 眞要是在這個棧房裏一忍 那多咱算完哪 想起來眞是進退兩難 登雲悶的難受 就到了大道邊上去游 爲的是消遣 這一天登雲剛站在那兒 看見由前邊兒來了一大堆車輛 頭裏有許多騎馬的 就見有一個騎馬的 看着登雲發楞 登雲不知道怎麼回事 趕緊的就跑回店裏去 就見這個騎馬的 到了這個店的門口兒 跟同人們說道 咱們就住這個店吧 大夥兒說行 店小二這工夫過來照應 車輛裏坐着的是家眷 全住在上房 其餘的人們 就住在廂房 沉了會子 就見先前騎馬的那個人 來在賬房的窗戶外頭 往裏偷看 登雲這時候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心裏很不安 又聽見這個人在窗戶外頭 問店小二道 你們這屋裏坐着的人是誰 店小二說道 是我們的

先生 這個人又說 你們先生姓甚麼 店小二說姓葛 這個人又說他是江西人吧 店小二說不是吧 他說話是本地的口音 誰知道哇 亦許是江西人 就聽這個人說道 勞你駕 你到屋裏問問他 就說有江西九江府葛家鎮的高德 問他認識不認識 店小二到了屋裏 跟登雲一說 這時登雲早已聽見啦 地名兒全對 就是想不起高德是誰 想了半天 還沒說話 店小二等急啦、說道 您倒是認的不認的呀、登雲說道 我聽着名字很熟 就是想不起來是誰了 店小二說 要不然那麼請他進來 跟您談談 店小二出去請這個人去 按理說 登雲得出去就着客人說話 無奈登雲是年青的人 沒甚麼閱歷見識 臉兒白 不懂的見生人 再說他見這個人看的邪行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所以更不敢出去啦 心裏正想着 就見那個人進來了 一見了登雲說道 你不是葛員外的少爺葛登雲嗎 我整整的訪了這麼三四年 不想今天在這兒遇見了 咳呀 葛少爺你怎麼流落到這個地步呢 登雲這工夫兩眼楞楞的 說不出來一句話 這個人說道 你真是貴人多忘事

我就是木匠高德呀 登雲一聽說木匠兩個字 這才想起來 說道
你這時候氣色又好 又胖 穿的又闊 我那能夠認識你呢 高德說
老爺子老太太呢 亦在這兒住嗎 登雲一聽問老爺子老太太 心裏有
愧 要說又不肯的說 高德說道 莫非是無常了嗎 登雲搖了搖頭
高德說 要不然這是怎麼回事呢 登雲就把在岳州城裏周德盛家裏
自己怎麼偷着跑出來 怎麼受王得勝搭救的話 如此如彼的一說 高
德聽完了說道 王得勝這個人 早先亦受過員外的大恩 他怎麼去了
不來了呢 亦許有別的原故 這個鬮們不提 我想少爺在這兒住着
還是長事嗎 恁莫若回家吧 登雲說 要是教我這樣的回家 那是萬
不能夠 我必須將來作出一份大事 才能夠回家呢 高德說 家裏老
爺子老太太想念怎麼樣呢 登雲說 誰教我起先作錯了事 如今既落
到這個樣子 不顯越了 我是誓死不回家 高德一聽他認了性 估量
着勸亦是勸不過來 當時有主意 說道 少爺既是立定這個志向 我
亦不敢甚勸 可有一節 總在這兒守着 將來怎麼能夠發達、就便恁

能夠在這兒開上一個棧房 那又算的了甚麼大事業呢 登雲說 那只是死在這兒 高德說 那叫甚麼話呢 我有一個法子 不知少爺願意不願意 葛登雲說 只要是有個能發達的事 我怎麼還不樂意呢 高德說 我自從拿着大爺給的一百吊錢走了之後 我就到了衡州 找我的叔叔去啦 偏巧我們兄弟的岳父 升了山西的兵備道 我的兄弟這回帶着家眷奔山西 找他岳父去 我亦是沒事 跟着一塊兒去 少爺你要願意去 就憑你這個人樣兒 先比我們強 再說又認識字 必然有好差事 登雲說 到了那兒准行嗎 高德說 沒有個不行 等會兒我給你們引見引見 咱們就一塊兒走 登雲說 就是吧 我聽你的信兒 高德說 恁在這兒還有沒了的事嗎 登雲說 我在這兒就是忍着 這宗小地方 有錢全沒有地方花去 況且所短慣上的錢 早已就撥淨了 大概他們還短着我的呢 高德說 那一來更好啦 說着話轉身出去 沉了不會兒 領進一個人來 登雲一看 亦是剛才騎馬的高德一給引見 原來這就是高德的兄弟高文成 見了登雲 高德說

葛員外所行的善事 高文成亦很敬重登雲 高文成說 恁這回跟着我們走 老爺子老太太那兒不去個信兒嗎 登雲想了半天 咳了一聲說道 我本應當到家裏去一邊 教父母放心 無奈我是立志不顯揚了不能回家 我只可是扭着個不孝名字、一定要達到我的志願才行 高文成說 恁既是這樣志向 我們亦不便甚攔 明天咱們就起身 恁今天就急早兒收拾收拾吧 登雲說 我亦沒甚麼收拾的 無非就是這點兒事 交代交代就完了 這工夫高文成跟高德出去 登雲這就辦交代簡斷截說 登雲全交代完了 棧房掌櫃的又送給二兩銀子的程儀 到了第二天起身 掌櫃的送出很遠 登雲眼望着南邊兒 嘆惜幾聲 硬着個心腸 沒掉下眼淚來 從頭兒曉行夜宿 飢餐渴飲 路上所有的用費 全是田高德給的 高文成又由下人堆兒裏 讓出一匹馬來 給登雲騎着 走了不少的日子 到了山西太原府 原來高文成這位岳父姓黃名叫有功 先前本是個佐雜的底子 連年在山西跟着巡撫辦事 立過幾次奇功 一點兒一點兒的升到兵備道 既是得了正缺 當然

得用點子人 於是去信招呼他的姑爺 一來是爲守着閨女 近便看得着 再說姑爺亦算個近人 高文成到了黃宅 高德跟登雲全住在棧房 過了些日子 高文成把登雲跟高德全領進去 引見完了 高德當時又說了許多仰求栽培的話 黃有功一看 高德雖然像貌魁梧 可是像個粗人的樣子 又看了看登雲 是一個白面的書生 又談了幾句話 高文成當時把葛員外好行善事的話說了 黃有功亦很佩服 說道 你們先候兩天吧 我自然有個辦法 登雲跟高德出來 回了棧房 高德跟登雲說道 看這個樣子 大概閑不住 正說着話兒 高文成跑來啦 衝着登雲說道 你的事還是真有喜音 你們出來之後 老頭子很誇獎了你一回 大約這一兩天就得有信兒 登雲一聽喜不自勝 直謝高文成 高文成說 咱們這全算是自己弟兄 你有了好事 將來我們還要佔你的光呢 說笑了會子 高文成回去 登雲心裏自然喜歡 高德聽着也喜歡 過了兩天 高文成從外邊兒笑容可掬的進來說道 葛先生的事由兒出來了 高德說 是甚麼事情 高文成說 大概是學習文

案 按說可沒有這一席 老頭子因為把葛先生位置輕了 恐怕屈才
位置高了 又恐怕不懂官事 所以來個學習文案、將來把官事練習好
了 就有了指望了 葛登雲一聽 固然是喜歡 無奈自己書底兒淺
學習亦是不易呀 想起來又很憂慮 打算不去吧 又怕辜負人家一番
好意 要是去呢 又恐怕不能勝任 登雲這一猶疑 高德看出來啦
說道 少爺你就大着胆子去 真不行的時候兒再說 高文成說道 這
個話對呀 先別怵陣 登雲一想 咳 撞一回吧 高文成又說道 這
件事可是個臨時添的 沒有札委 將來歷練出來 作上正事 才能夠
有札委呢、高德說 要不然你現時把他領去謝謝去吧 高文成說道
那是自然哪 又衝着登雲說道、你穿上大衣裳 咱們先走一盪吧 登
雲穿上大衣裳 同着高文成到了黃公館 見了黃有功 先謝完了 黃
有功又問他念過多少年書 登雲一想 要是說的太少了 就許人家不
願意 於是順嘴說道 由開蒙念了八年書 黃有功說道 你先練習着
吧 要是不行 等着再派你別的事 登雲又謝了一回 起身出來 高

成出屋裏追出來說追 明大就去 登雲說定啦 回到棧房 跟尚德
一說 高德說道 人情勢力 你這身兒衣裳 要是上事去 他們必然
不重看你 咱們得出去買一身兒新的 於是到了賣衣裳的地方 高德
拿錢給登雲買了一身兒新的 又到了澡塘子 洗澡剃頭 這一拾柴
喝 葛登雲居然就是兩個人了 在外頭吃完了飯 回到棧房 一看高
文成在屋裏等着哪 高文成一看登雲來了 說道 老頭兒爲你今天還
要請一回客 大約是請文案師爺 給你引見引見 明大去了好有個關
照 高德說道 喝 這個面子大啦 這是怎麼一股子勁兒呢 高文成
說 誰知道哇 從打頭天見了面兒 老頭子就喜歡的別提 這個機會
真是難得 登雲一聽 心裏亦是很喜歡 高文成說道 老頭子還要教
你去呢 我爲的是早早兒的告訴你一個信兒 好預備預備衣裳 現在
你既是換了衣裳 這更好啦 登雲說道 你看我這身兒衣裳行不行啊
高文成說道 喝 這身兒衣裳足可以擺的出去 你不知道 老頭子
專愛的儉省 要是一浮華了 他倒起心裏膩啦 你這身兒衣裳 教老

頭子看見 還不准捨的教你穿呢 你今天穿一天 明天穿一天 往後就是穿舊衣裳 你沒看見老頭子 頂到這個身分 還穿着洋布啦嗎 你要打算討老頭子的喜歡 往後就是儉儉樸樸的 那就算是你對了 登雲一聽高文成這套話 心說 喝 幸虧他還沒看見我在湖南穿的那身兒衣裳啦 他要是看見 真得把他氣壞了 登雲心裏的話不提 單說到了晚半天 黃宅來了一個下人 說是請葛先生去吃飯 手裏拿着一個客單 一看頭一位是魯愚生 二位是張滌臣 三位是孫文治 最末了寫着葛登雲 寫着是午後申刻 登雲問高德道 申刻是甚麼時候兒 高德說道 現時就是申刻了 下人說道 大人說 這就請您去呢 登雲說道 在那兒吃呀 下人說道 您沒看見寫着在本宅嗎 登雲說 是啦 我是隨後就到 說完了話 下人走了 登雲這就收拾收拾 到了黃宅 下人們說 喝 您還來呀 人家全到啦 竟等您一個人兒了 大人方才說 教我們請您去啦 登雲亦沒言語 一直的往裏走 來到了客廳 一看坐了一屋子人 當時有下人給打簾子 讓登雲進

去 黃有功這工夫給大家全引見完了 在人家這本不算一回事 在登雲可實在有點兒不好受 本來沒見過甚麼大局面 乍不生的來這麼一手兒 真是跼蹐不安 好在登雲還算有點兒沉穩勁兒 總算沒露出甚大的毛病來 簡斷截說 當天吃完了飯 第二天葛登雲上任履新 好在一塊兒的文案們 知道這是道台的紅人兒 大家全有個照應 明擺着是不行 大夥兒亦全說好 登雲總算順氣兒 高德這工夫亦有了事啦 先是在道台衙門裏當了一名護衛兵 過了不多的日子 提升排長 由這兒可見官界的黑暗 登雲在這兒一恍三年的工夫 自己又是諸事儉樸 黃有功看着很喜歡 葛登雲又聰明 由練習上升了文 兼理收支 這個進項兒 還是真不小 登雲當時夠了身分 就想起父母來了 有一天跟高德提起這件事來 高德說道 現時怒亦離不開身兒 莫若我就告假去一盪 高德一說這個話 登雲知道他跟周得盛這件事 估量着去了 一見面兒決沒有好兒 於是說道 你先別去 我打算告兩個月的假 親身回去一盪 你在這兒候着 聽我的回信兒 高

德一想亦對 第二天登雲一跟黃有功提這件事 黃有功說道 你的責任重大 又焉能離的開身兒 我倒有一個法子 你親筆寫封信 由我派個人去 把令尊令堂接了來 在這兒團聚 你的事兒既不耽誤 亦於你的孝思上無碍 兩全齊美 登雲一想 人家既是有這番美意 不能辜負了人家的心 當時答應了 回去跟高德一說 高德要討這份兒差事 登雲就直攔 那知道高德偷着跟高文成一說 要討這件差事 求他在大人眼前頭說一聲 高文成替他一說 黃有功真就答應了 及至登雲把信寫好 交給黃有功啦 第二天一看高德打點行裝 就知道不好 趕緊又寫了一封信 大意說是高德去了 千萬要教馬氏嫂嫂藏兩天 他起身之後再露頭 不然恐怕見面之後 出了意外 那倒不好看 把這封信寫好了 用報皮子封嚴了 交給高德 又告訴高德道 你到了岳州 找着了門兒 你先把這件信 交給他們的門房兒 你在門房兒等着信兒 要說是教你進去 你再進去 千萬不可亂闖 高德說是啦 恁就是不囑咐我 我亦得先教人通個信兒、那有照直往裏闖

的道理 登雲說好啦 你就去吧 第二天高德起身 坐着大車緊趕走的日子不少 這天來在岳州城裏 接着信皮兒寫的住址一找 到了那個大門兒一問 這兒是姓周嗎 門房裏的人看了看高德 說道 這個門兒裏不姓周 高德說道 勞怨駕 告訴我那個門兒姓周 這個人又說道 這一帶沒有姓周的 高德一想怪呀 眼睜信皮兒寫着是這兒 怎麼會沒有姓周的呢 真是怪事 又一想別是自己記錯啦 或是看錯啦 於是找了一個小雜貨舖兒 把信掏出來 求人家給看了看 這個雜貨舖的人說道 這個住址寫的全不錯 可惜這個姓周的 早就搬了家啦 高德說道 怎知道他們搬到那兒去啦嗎 雜貨舖這個人說道 這位姓周的 早先跟這兒的大老爺是親戚 這兒的縣太爺撤了任 他亦隨着一塊兒回了原籍啦 高德說道 他們不是還開了一個雜貨舖子啦嗎 這個舖子還有沒有呢 這個人說道 你由這兒往東走 出了這邊街 往北一拐 那兒的雜貨舖子 就是他家開的 你要打聽就往那兒打聽去吧 高德說了一聲多驚動 轉身出來 到了那個雜貨舖子

一問 原來是把買賣倒給別人了 如今一家子 全回了常德啦 高德
一想 周家既是全家回了常德 葛老夫婦一定是得跟着走 萬不能自
己住在這兒 於是先出了這個雜貨舖子 找了一個棧房住下 第二天
打聽往常德去的道兒 打聽明白了 又雇大車往常德去 到了常德
住在棧房裏 高德是大海摸針 一點兒頭緒沒有 找了兩天沒找着
心裏很是起急 打算要回去 又一想我要是找不着回去 怎麼對的住
葛少爺 再說葛少爺現時既是顯達了 我要不把這個信兒送到了 怎
麼到的過人呢 心裏爲難 有一天出去到大街上閒溜 看見一頂小轎
子過去 後邊兒有個騎馬的 高德乍一看見 看着像是面熟 想了半
天 才想起來是周得盛 這工夫轎子已竟走遠 於是撒開腿跑着一趕
及至趕上 周得盛已竟下馬進了院子 高德打算當時進去 後來一
想 還是問問好 在左近一打聽 敢情真是姓周 又一說是由岳州搬
回來的 情節亦對 這才把信遞進去 沉了半天的工夫 裏頭才傳出
話來 說是在前廳見 高德一聽這個話碴兒 心說不對呀 我現時就

是沒有你這麼闊 亦萬不致於這個樣子待我 難說不關着別的面子 還不關着老鄉親的面子嗎 心裏這樣的想 腿可是跟着走 到了院裏 下人們打簾子 把高德讓進去 一看就是周得盛一個人兒 周得盛 一看高德進來 代答不理的說道 你就是高德嗎 高德一聽他問這句 話 無名火真是冒起三丈 當時忍耐不住說道 我就是高德 姓周的 你別跟我充大樣兒 我這回來 不是給你富下人來的 說着話氣恨恨 的就往外走 這工夫葛員外出來啦 正迎在院裏 一看高德那個神氣 說道 高帥夫這是怎麼的啦 快到屋裏坐 高德一看見葛員外 過去問好兒 這才二返又回到屋裏 一看周得盛已竟在門口兒站着 讓葛員外上坐 他在旁邊兒凳子上頭坐下 連看高德亦不看 高德這時候找了個凳子坐下 把登雲的事說完了 當時就要接葛員外走 葛員外說道 登雲既是顯達了 我一定是得找他去 你的鋪蓋呢 先搬在這兒來住吧 高德說不能 恐今天要是不走 我在棧房裏候信 怨要 是打算多走 怨打發個人到棧房給我送個信兒 我來接恐來 咱們

一同走 說着又惡狠狠的看了周德盛一眼 周德盛揚着個臉兒 連着他亦不看 葛員外說道 你既是不願意在這兒住着 亦好 你就聽信兒吧 我過了三天 就給你送信兒去 高德於是告辭了葛員外回店不提 單說周德盛 這回見高德鬧出這種神氣 原來是周得盛接着登雲的信 本打算出來迎接 又一看登雲那一封信 所叙的事 當時心裏想起前碴兒來了 一想真要是把他迎接進來 勢必得引見 這一引見不是糟嗎 再說必不能教他住在棧房裏 真要是教他搬到家裏來 就是當天不見 住兩天還會看不見嗎 於是想起一個主意來 爲的是把高德氣走了 省的惹許多麻煩 再說出醜丟臉 那夠多們難看 跟葛員外亦說好啦 所以葛員外並沒甚留高德 就是這個原故 閑話不提 單說葛員外夫婦 知道兒子在山西鬧起來啦 心裏是非常的喜歡 恨不能立時到了山西 見着登雲 這就趕緊忙合行裝 周得盛送了 不少錢 忙了兩天 到了晚半天 才給高德送信兒 告訴他明天早晨 走 一切的事全辦完了 高德一聽很痛快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 高德

把自己應用的東西 全拉在周得盛門口兒去 在門外等着葛員外夫婦
葛員外讓他進去 說甚麼他亦不進去 沉了不大工夫 大車來啦
把東西全搬上去 周得盛親自送了一程 馬氏送到院裏 沒敢出院子
這些事不提 再說葛員外夫婦跟高德在路上走 高德真是殷勤扶侍
偏巧金氏在路上又病了一場 高德真是費盡了力 這才治好 真比
親兒子還好 就這麼一耽誤 整整的六個多月 才到了山西 登雲見
了父母 當時真是悲喜交集 葛員外見了兒子 亦是一個樣兒 葛登
雲買了一所兒房子 請父母居住 黃有切亦很喜歡登雲 於是要把二
閨女給登雲 由高文成作媒 親事成了 娶過門來 真是夫唱婦隨
孝順父母 書說至此 算是完事 葛員外作這幾件善事 雖說不足掛
齒 亦就算是救幾條性命 上天有好生之德 造下好因 所以才結下
善果 周德盛跟高德 全能知恩報德 亦算一個極好的人 至於王得
勝的始終 不關本題 亦就不必叙了 書說至此 恩德報小說這才算

天津北門內

同義金店

金銀首飾鑲嵌珠寶

現時減價

喜壽禮品定價真廉



電話一千八百七十八號